

·二次大战中一段惊险神奇的故事

血祭青山

李大钧



内容简介

日本人藏于深山的军火的秘密被透露出来，知情人被杀。另一知情人不知去向。保安队、日本人留下的死党、猎人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、两股相对立的土匪等等，都想得到军火。为此，都在找一个躲在深山老林里的知情猎人。找到后，猎人已死。线索本已中断，却意外地发现了当初失踪的另一个知情人的去向，当找到时，也已经死去，他攥在手中标明藏军火的地图，不知被谁在众人眼皮下取走。最后，各路找军火的人，通过不同方式来到一座山洞前，展开争斗，山洞最后落入共产党的同情者手中。

故事惊险神奇，情节跌宕多姿，读来令人高度紧张，快感强烈。

目 录

1. 枪手与赖子.....(1)
2. 女人的诱惑.....(18)
3. 怪异的蒙面人.....(31)
4. 半空，挑着一具裸尸.....(45)
5. 幽谷中的追杀.....(64)
6. 融融篝火与青春男女.....(77)
7. 迷魂洞中的高人.....(91)
8. “孤熊”已经行动.....(107)
9. 狼群，带着腥气扑来.....(120)
10. 黎明，“迷宫”传出惨叫.....(136)
11. 凄惨惨一曲“九条龙”.....(154)
12. 杀手汇聚无名谷.....(169)
13. 一颗黑心和一张白纸.....(184)
14. 古树上的暗记.....(199)
15. 秘密追踪.....(206)
16. 雨中的惊人发现.....(219)
17. 被窝，伸进一只大手.....(230)
18. “情人”原是杀手.....(246)

- 19. 深夜，游荡的幽灵.....(257)
- 20. 不是冤家不碰头.....(267)
- 21. 短命的“草头王”.....(281)
- 22. 突生奇变.....(289)
- 23. 四十一个点.....(302)
- 24. 疑云重重.....(312)
- 25. 最后的死亡.....(320)

1. 枪手与赖子

群山如同绿色的波涛，起伏蜿蜒，一望无边。远远望去，有座形似骏马的山峰，当地人叫它立马山。这山陡峭挺拔，上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崎岖难行。

日头西沉，山下上来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，红红的四方大脸，愣眉愣眼，满脸黑胡茬子，右肩挎着个小包袱。他沿着小路，由“马脊梁”爬到“马头”，山势陡然平缓，树木比山坡上稀少了些。他四处看看，用袖子揩去脸上的汗水。

“站住！”前面岩石后伸出一只枪筒。

汉子停下来。

“什么蔓(干什么的)？”石头后那人走出来，用枪对着他问。

“挂柱(入伙)的。”汉子粗声拉气地说：“你们缙子的大头兄弟是保人。”

对面那人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放下枪，说：“上去吧，顺着这条道走，前面有个山洞，一打听就知道了。”

汉子点点头，一直走去。约摸走出三十多米，眼面前出现个洞口，一人多高。有个剃着秃头的男人坐在洞边石头上，光着膀子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抓衣服缝里的虱子。汉子

问了下路，秃头打量他一番，问了他的来意。汉子说清后，秃头拎着衣服站起来，说：

“你路生，我领你去。”秃头边走边自我介绍：“我姓金，以后你叫我老金就行。”

汉子说：“以后还得请你多关照。”

“哪里，都是弟兄嘛。”老金说。

进了洞口，山洞陡然向下，坡上垒着石阶，石阶旁有条粗麻绳。他扶着麻绳走下石阶，靠着洞子两边燃着的明子光亮，走出十多步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一个大厅似的洞子。里面十几个人分成几伙，吵吵嚷嚷地摸纸牌赌钱。

老金走进大厅，喊了一声。那伙人中站起个人，脑袋奇大，三步并做两步奔过来。

“大头！”汉子亮开嗓门喊了一声，从老金身后闪出来，快步迎上去。

老金钻进玩纸牌的人堆中，顶大头的空缺去了。

“我一搭眼就认出了你。”大头在汉子肩上撞了一拳，快跟我见见大掌柜的，他刚才还问起你了呢。”

两人边唠边朝洞子深处走去。走出不远，拐了个弯，洞子小下来。这里有两间房大，正面放着张木桌，桌后摆着把蒙着黑熊皮的椅子。椅子上坐着个人，腿搭在椅子扶手上，靠着椅子背，正用根小棍剔牙。这人四十七八，高高个子，脸色黑黝黝的，一脸杀气，一对牛眼睛看起来人叽哩咕噜乱转，狠实实的，象在打量该吃对方哪块肉。

“掌柜的。”大头走上前，说：“我和你所说的那人来了。”

椅子上坐的是绉子里大掌柜的，姓张，只因善于钻林子、走山道，江湖报号穿山甲。

“你姓啥呀？”穿山甲懒洋洋地问。

“姓范。”汉子皱了皱眉头答。

“叫啥？”穿山甲有点不高兴，斜睨着眼瞅他。

“范士英。”汉子动了心火，大声地答。

穿山甲猛然把脚从桌上抽回，啪地一拍桌子，凶狠地瞪着他喊：“是来起皮子（找麻烦）的，还是挂柱（入伙）的？”

“当然是挂柱的。”范士英说着气更盛，毫无惧色地道：“你这是给我来下马威吧？老子还不伺候你那份猴了呢？”说着要走。

“还是你爷台（方言：厉害）呀，想走？”穿山甲冷笑一声。

大头脸色骤变，急忙上前一步，拽住范士英，对穿山甲说：“大掌柜，这都怪我没有跟他讲清，都怪我。”

范士英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卦上讲的也他娘的不准称。”

穿山甲没有理会大头，问范士英：“你说啥？”

范士英怒视着穿山甲，“来前我算了一卦，卦上讲一路顺风。咋的，我说句话也得你了？”

穿山甲没再理范士英，喊：“来人！”

外面跑进两个崽子（辮子里的小兵）。

穿山甲盯住范士英，观察着他的表情。

范士英脸胀得通红，怒视着穿山甲，忿忿地说：“小肚鸡肠成不了大气候，左溜我落在你手心了，要杀要剐由着你。”

“拉下去插了（杀了）！”

两个崽子一人扭住范士英的一只胳膊，推着就往外走。

范士英冷笑着，一丝一毫惧怕的意思也没有。大头惊得不知所措，伸出双臂，一会想拦住推范士英的崽子，一会又想向穿山甲说情，结果啥事也没干成。眼瞅着范士英被拉到洞口，直急得一个劲跺脚。

穿山甲一直死盯着范士英脸儿瞅，见范士英到了临死关头，也还虎虎实实，不禁暗暗佩服。

“站住！”穿山甲话一出口，人已站起。挥了挥手，示意两个崽子松开范士英。道：“看座！”

范士英不知咋回事，傻愣愣地站着。

大头欣喜地挥着胳膊喊：“士英，快谢大掌柜的。”

范士英正憋着一肚子气，如同没有听见，既不坐，也不道谢，用鼻子轻哼一声。

穿山甲坐下来，口气缓和多了，哈哈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老范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刚才我是有意过你堂(考验)的。你小子中！”

范士英恍然大悟，双手抱拳过肩头，兴冲冲地说：“谢大掌柜。”

待范士英坐下，穿山甲说：“听大头讲，你的管直(枪法准)。”

没等范士英答话，热心肠的大头喊：“士英，给大掌柜的练练。”

范士英瞅瞅穿山甲，穿山甲点点头，把面前桌上的一把镜面匣子抓起来，扔过去。

范士英接住枪，站起来，检查了一下，见枪里有子弹，重新推上弹仓，打开保险，四处寻找着目标。这功夫外面玩牌的都进了来，屏声静气，等着瞧他的枪法，洞子里静静

的。忽然，一阵嗡嗡声响起，气灯光中，一只大瞎虻在飞。

范士英指着瞎虻说：“看见没，就打这个啦。”

说话间，瞎虻飞起三人高，在洞子顶上盘旋，似有意考验范士英。范士英用枪筒在腮帮的黑胡茬子上蹭了蹭，瞅得真切，抬手一枪，瞎虻蓦然不见，嗡嗡声也随之消失。

“好！”穿山甲带头喝彩。

众人也都跟着大呼小叫地喊“好”。

“你会写字吗？”穿山甲问。

“会几个。”范士英答。

“照干咱这行的老规矩，挂柱来的得写个字据。”

大头找来纸笔，指点范士英写上“走马飞尘”、“不计生死”一类的话。范士英和作为保人的大头，分别签字画押，然后交给了字匠（外四梁的最后一名，也叫先生）保存。

穿山甲一挥手，喊：老范踹过了（考验过了）还算顶硬。栽香。”

有人递给范士英一把香。大头捧着一破帽子土进来，前面倒三堆，后面四堆，左边五堆，右边六堆，当中倒一堆。排列完毕，领着范士英，一堆土一堆土地走过去，指点范士英栽香。所谓栽香，就是把十九根香，插在大头按规矩倒的土堆上。

这会辮子里的四梁八柱都来了，围着他们坐下。范士英栽香后，跪在土堆前，按大头预先教的，想一句说一句。

“今天我入伙，

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了。

要是我有二心，

天打五雷轰，

叫大当家的插了我。

我今天入了伙，

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了，

不走露风声不叛变，

不出卖朋友守规矩，

要是我违反了，

千刀万剐，

叫大当家的插了我！”

发过誓，穿山甲紧接着按规矩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起来吧。”

“谢谢大哥。”范士英站起来。

围坐着的四梁八柱也都站起来。

穿山甲说：“去认认弟兄们吧。”

大头本应先领他见炮头(带兵打仗的，是里四梁中头一梁)，但炮头刚死，还没有人接替，所以接级别顺序，把他拉到粮台(管后勤的，是里四梁中第二梁)面前。

范士英右手攥住左手腕，放在左胯边上，弯腰施个礼，按惯例说：“听大哥的。”

粮台五十多岁，尖嘴猴腮，拿腔作势地说：“我们常在外头走马飞尘的，不易呀！啃(吃饭)时别挑肥拣瘦的。”

“谢大哥。”范士英说。

接着，大头又一一给他介绍了里四梁中的水香、翻垛，外四梁的秧子房掌柜，花舌子、插千和字匠。这些人就各自分管的事，对他交待了一番。

范士英见过四梁八柱，正要出来见各位兄弟，被穿山甲叫住。

“兄弟，咱局子(绐子)缺个炮头，你管直，传正(胆子大)，我信得过你，就给你当了。”

范士英要推辞，穿山甲摆了下手，不容他说话，道：“咱把丑话说到头里，弟兄们可看着你呢，打起仗来你 要是后跑，可别怪我的柴禾(子弹)没有长眼睛。”

范士英没曾想，一来就当上了绐子里第二号头子，不禁大喜，挺感激穿山甲，施了个礼，发誓说：“大掌柜信得着我，我绝不给绐子抹黑，用得着我，上刀山下火海死 不后跑。”

穿山甲点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入了局，也该有个号(绰号)啦。”

大头为范士英高兴，说：“大掌柜替老范报个号吧。”

穿山甲大眼珠子叽哩咕噜转了几转，沉思着说：“凭你的喷子(枪)，你的胆，谁见了也没辙，我看就叫鬼见愁吧。”

大头和四梁八柱一起叫起好来。

穿山甲冲范士英道：“你歇歇脚，下午带人下山办局子(为绐子办事)。这会让粮台领你走走，见见弟兄们。

范士英谢过穿山甲和四梁八柱，被尖嘴猴腮的粮台拉着，满脸堆笑地朝外走去。

山路狭窄绵长，象一条僵死的黄蛇，曲曲弯弯，卧在苍老的昏昏欲睡的大山胸脯上。道上，站着个小伙子，身穿白土布对襟小褂，肩挎黑布包袱，两条并不粗壮的胳膊，黑里透油，隆着疙疙瘩瘩的肌肉，或是块状，或是条状，极为分明。在叉路口四处看着，不知该走哪条路。他用胳膊抹了把额头的汗水，在路边石头上坐下，摘下肩上的包袱放到面

前。他顺着山路望着，盼着来个走路的，打听打听道。

小伙子的汗刚消，在他刚才来的路上，出现一辆小骡子车。那骡子一路小跑，车上坐着个精瘦的年轻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象是几个月没洗了，挂着污垢，身边放个布包袱。

瘦子懒洋洋地坐在那，哼着小曲：

“小妹子为啥不梳头呀，没有那桂花油……”

车到面前，小伙子问：“朋友，问个道。”

车上那人不再哼唱，“吁”的一声，把车停下。

小伙子问：“到圈羊镇咋走？”

瘦子小眼睛滴溜溜转动几下，把小伙子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说：“你是哪疙瘩的？”

“山外的。”

“你到镇上走亲戚？”

“不是，找个叫赵铁腿的人。”

瘦子搔了搔胸脯，说：“算你顺当，上车吧，捎你一段路。”

小伙子挎着小包，要往车前边坐。

“别介。”瘦子说：“你坐后边。两人都在前边，骡子受不了。”

小伙子笑笑，坐到了车后，

瘦子挥鞭子，喊了声：“驾！”马车上了路。

瘦子回过头，眯缝着布满血丝的小眼睛，把小伙子重新打量一遍，满嘴酒气地说：“好面熟呀。”

“我小时候来过这。”

瘦汉子似乎认出对方，要说什么，又忍住了，问：“你是来拜师学艺的？”

不是。我找赵铁腿比试比试。”

瘦子没接茬，有意扬了扬鞭子，衣袖滑下来，露出手腕上那块一尘不染的机械表。在阳光下，一小块白色光斑尽情地反射到小伙子身上。随着他手腕不住地故意晃动，那块光斑便无所顾忌地在小伙子土布褂子，以及肌肉隆起的黑胳膊上晃来晃去。

瘦汉子自我陶醉地瞟了眼手表，问：“小哥，贵姓？”

“小弟姓闻名生。”小伙子反问：“朋友高姓大名？”

瘦子没回答，把屁股欠起半边，憋足力气，嘟嘟一阵高低起伏的连响，放出一串屁来。然后舒舒服服地落下屁股，不紧不慢地磨叨起来：“我嘛，人家都叫我小赖子。一提我，这附近没有不认识的。”他移动一下手腕，让表盖上放射来的光斑重新印在闻生胸脯上，貌似关切地说：“何苦呢，大老远来找赵铁腿。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日本人被打跑了，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又在打，咱这山里土匪多得象蚂蚁，遍地都是，万一碰上，弄不好连小命都得搭上。再说啦，这些年还没听说谁找赵铁腿比过武呢，你是头一份。”

闻生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小赖子沉默一会，想起件事，说：“我给你看看我的存货，包你满意。”他解开包袱，拽出件崭新的日本关东军的黄呢子将校服，抖开来，伸上前去，“你看看这个，一水没洗。你闻闻，还有股臭球味呢。你要是要，便宜点卖你。穿着这玩意回家，多神气，小媳妇见了你准得拉拉出尿来。”

闻生笑着打断他的话，“朋友。”

小赖子正说得上瘾，不待他说下去，将黑黢黢的脖子伸上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还有货呢。”小赖子撩起后衣襟，摸

索好半天，拽出一把瓦兰的新的日本造狗牌撸子。

闻生微微一愣神。

小赖子以为对方胆怯了，得意地笑了，说：“别害怕，没子弹，我他娘的还不知咋放呢。你买不买，钱好说。我们山里有句话，说是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我这人就好交朋友，你看着给几个钱就行。”

闻生看见前边林子里蹿出三个汉子，警觉起来，没理会小赖子说些啥。小赖子见人家带搭不理的，不再说了，闷头想起心事来。

小赖子土生土长，地地道道圈羊镇的人。他一小坏水就挺多，不是往这家门上抹把屎，就是往那家水桶里洒泼尿。到大了，整日不干活，吃喝嫖赌啥都干，硬把身板硬朗朗的爹娘气死了。这个远近闻名的二流子，镇子里没有不烦他的，可又不敢得罪他，怕他暗地里冒坏水，糟蹋自家的东西。这样，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小赖子。一年年过去，他的真名反倒被人们忘了。

方才闻生一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，小赖子就认出了他。那还是小赖子十岁那年的事。有一天，他一个人坐在自家那间连窗户纸也没糊的破屋子里，觉得无聊。于是找来一段细线，翻出兜里唯一一张票子，把细线穿过票子系好，来到当街。他把票子放在街中央，自己拽着线头，靠墙根坐下。瞧见行人伸手捡钱时，他一拽线头，票子便被抢了回来。他如此这般地耍弄人家，以求自娱。

将近晌午，正玩得兴起，街上走来个老妇人，背着行李卷，牵着个小男孩。小孩看见地上有钱，惊喜地弯腰去捡。

小赖子一拽绳头，票子一蹿，跑到一边。小孩动作敏捷，一纵身又扑上去。小赖子没想到对方动作会这么快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让小孩把钱抓到了手。

小男孩没看见上面拴的细线，把钱递给老妇人。兴奋地喊：“娘，我捡到钱了。”

老妇人也是一喜，伸手去接。小赖子趁势一拽线头，那钱便从小孩掌中飞出。

老妇人看出票子上的机关，瞅瞅小赖子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又羞又气。小男孩不知咋回事，以为风把钱吹跑了，跟踪追上来。

小赖子猛拽了一阵线，收回票子，看着小男孩傻乎乎的样子，开心地大笑起来。突然，他脖子上一紧，笑声嘎然而止。一只大手又在他后脖子上，痛得他唉哟唉哟直叫唤。

身后，一个清朗的声音厉声说：“小子，又在寻人开心了。”

不用看，小赖子就知道是谁。天王老子养的鸡，他也敢偷来宰杀了吃，唯独身后这人家的，他是一根鸡毛也不敢动的。

“赵大叔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脖子上的大手拿走了，小赖子揉着脖子，直起腰，呲牙咧嘴地苦笑着说：“闹着玩呢，闹着玩呢。”

赵铁腿虎背熊腰，站在那威风凛凛：“小子，便宜了你，把钱给这小孩，人家捡到了。”

“我。”

“给他。”赵铁腿瞪起眼睛。

“好，好，给就给。”小赖子极为不舍地把钱给了小男孩。

站在一旁的老妇人，赶忙拉住小男孩的手，“闻生，快给师傅磕头。”

小男孩正要磕，赵铁腿把他拉住了，说：“这是干啥，这点小事不必这样。”

老妇人说：“不光这事。赵师傅，我们是山外来的。去年，孩子他爹在外头结了仇，让人家杀了，扔下我们孤儿寡母。听人说，你的武功好，这才远道领着孩子来的，你可要收下他，教他一身本领，好替他爹报仇呀！”

赵铁腿把小男孩打量一遍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早就不收徒弟了，况且你这孩子也不是练武的料。”

老妇人哀求道：“你就收下他吧，求求你啦。”

“大丈夫一言即出，驷马难追。你走吧。”说完，扔下他们径自走了。

老妇人急得眼睛都红了，眼泪在眼圈里转转，好半天，她大声喊：“赵铁腿，只要我儿子不死，再过十五年，一定要找你比比。”

掐指算算，那老妇人走后，距今虽然没有十五年，可也有十一二年了。

小赖子正盘算着，没注意前面道上站着的汉子。闻生开始以为小赖子看到了，后来见他低头想心事，提醒说：

“喂，前边有人！”

小赖子抬头一瞅，一个汉子握着两把短枪，两个汉子平端着长枪，枪口面冲着他。小赖子情知碰上了土匪，害怕了，赶紧把腕子上的手表往里面撸了撸。然后，他按着赶车时遇到土匪的规矩，伸手解开骡子的肚带，搭在骡子背上。

“吁！”他跳下车，喝令骡子停下。

骡子停在土匪面前，小赖子手提鞭子，从左车辕上跳上车，再从右车辕上跳下去，以表示身上没有带武器。接着，双手抱拳，举过左肩，向后一伸，施了个礼，道：

“各位大哥好呀。”

拿双枪的汉子冷冷地说：“没啥好的。”

小赖子脸上挂着谄媚的笑，问：“大哥是那个缙子的？”

一个端长枪的汉子说：“我们是穿山甲的人。”他指指握双枪的汉子，“他是炮头，报号鬼见愁。”

鬼见愁问小赖子：“你就是小赖子？”

“是呀。大哥，你认识我。”

鬼见愁没理他，用枪口指指车后坐着的闻生，问：“他是干啥的？”

“他是顺路搭车的。”小赖子硬挤着笑说。

鬼见愁用短枪筒蹭了蹭脸上的胡子说：“既然是道上碰见的，没有他的事，可以走了。”

小赖子急了，“大哥，我呢？”

鬼见愁说：“你得留下。”

小赖子扑腾一声跪下，脸吓得刷白，捣蒜似的叩着头，说：“爷爷饶命，我可没有做过对不起爷爷的事呀，饶命吧，饶命吧。”

鬼见愁皱了皱眉，说：“唉，你这小子咋这么熊蛋，让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咋就吓成这个损样。”

小赖子跪在地上，手拄地，扬起头，问：“上哪疙瘩？”

“上山。”一个端长枪的说。

“上山？爷爷呀，我可不能走呀，一走家里八十多岁的老娘谁管，还不得饿死，发发善心吧。”小赖子胡编着。